

# “曙光法庭”庭长江伟: 每天迎着朝阳出发

本报首席记者 高敏  
通讯员 胡芦丹 李洁 张祖豪

每天早上6点半,江伟几乎不需要闹钟就能准时起床,然后把7岁的女儿从床上拉起来,简单的洗漱反倒成为父女俩的美好时光。

江伟是温岭法院石陈法庭庭长,他工作的地方,是距离温岭市区35公里的石塘镇,在地理位置上是中国大陆新千年第一缕曙光首照地。每天,他和法庭干警往返于温岭和石塘,迎着朝阳出发,披着晚霞回家。他笑言,工作两年,就能绕地球一周了!

石陈法庭曾被最高院评为全国优秀法庭,而江伟也在前不久获得了法院系统的最高荣誉——“全国优秀法官”。

昨天一早,记者和他一起迎着朝阳赶往石陈法庭,并记录下他一天的工作。

## 阳光

从温岭到石塘,开车50多分钟,当我们慢慢靠近,空气里卷着海水的咸味也扑面而来。

2006年从浙江大学法学专业毕业后,江伟进入温岭法院,工作经历几乎都围绕着基层法庭,始终奋战在民商事审判一线。

为什么法庭设在石塘镇,却叫石陈法庭呢?对于记者的这个疑问,江伟介绍,石塘镇的前身叫石陈区,法庭获得过很多荣誉,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“五一劳动奖章”,为此特意保留了石陈这个地名。

但江伟又给石陈法庭起了另外一个名字——“曙光法庭”。石陈法庭一直坚持阳光司法,是全省最早开展庭审网络直播的法庭之一。

## 影像

### 站台上的两分钟“约会”

新华社 李安 摄

1月22日晚6时54分,G402次列车停靠在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新乡东站,车站工作人员李翔在引导旅客上下车完毕后,将事先准备好的餐包递给了车内的妻子邹小娟。

邹小娟是G402次列车的餐吧长,隶属于京铁制服公司石家庄分公司,李翔和她因高铁相识结缘。由于春运期间加开临客,邹小娟要牺牲休息时间加班,G402次列车每次停靠新乡东站的短短2分钟,便成了他们最期待的相逢时间。李翔会主动要求顶班到站台承担接车任务,并为妻子精心准备晚餐递上车,小小的保温餐包传递着小两口甜蜜的爱情。

在这2分钟里,夫妻俩有各自的责任,邹小娟要立岗不能下车,李翔要服务旅客,所以除了隔着车门接递餐包外,无法有更多接触。有时忙起来甚至来不及见面,李翔就把餐包放在

“直播为原则,不直播为例外。”江伟说。昨天早上,他主持审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,庭审过程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进行全程直播。原告江大伯多次借款给被告张某夫妇,共计33万余元,可现在张某夫妇电话不接,人也不见了,昨天的庭审也因两被告没有出现而进行缺席审理。

借条上只有张某的名字,但江大伯说,钱是张某和她丈夫一起用的,应为夫妻共同债务。江伟要求江大伯提供更多证据,昨天案子没有当庭宣判。

## 海岛

开完庭,江伟马不停蹄地前往石塘镇胜海村调解一起相邻权纠纷。这个案子的原、被告本是前后邻居,却为了一条通道僵了20多年。原告这对老夫妻因为靠海居住,常年从后屋的通道进出,他们想把只有50厘米宽的通道加宽到1米,让被告把他们砌在通道旁的墙拆了。被告不同意。

矛盾一直没解决,老夫妻向法庭起诉,但江伟不打算一判了之,昨天他到现场对通道进行了勘验,并且找到村干部、人大代表等展开联合调解。大家集思广益想了一个调解方案:由村干部做被告的思想工作,而江伟则再找原告老夫妻协商。村干部说,目前被告家里的男人们都出海了,等春节期间人回家团聚时再开展调解。

匆匆吃过中饭,记者又跟着江伟前往另一个村子——隔海村,给2个案件的被执行人送达执行通知书。这个村和它的名字一样,隔着海,我们先坐车,经过九曲十八弯抵达海边,再登船上岛,然后步行到达目的地。隔海村依山而建,很多房屋都没有门牌号,即便有,号码也



江伟(右)调解相邻权纠纷

是错乱的,也许1号在眼面前,2号却在山顶。

这种地形下,要准确送达全靠一张嘴和两条腿。第一个要送的是一起货款纠纷案件,江伟好不容易摸索到门牌号,坐在门口的大姐却表示和被执行人陈某并不熟。但邻居却说,她其实也是陈某的大嫂。江伟走进一看才发现,原来陈某就住在他大嫂隔壁。为促进被执行人积极履行债务,法庭给予了一定的宽限期,并要求其亲属代为转交相关文书。

第二起追偿权纠纷案件的送达则曲折很多。被执行人金某家住在岛的另一头,好不容易找到具体地址,张贴执行通知书、限制高消费令等文书时,有围观的邻居告诉江伟,金某有个老母亲住在山上。按照邻居的指点,江伟上山找到老人打听,据说金某已经很久没回家了,而且得了重病。“这些情况是原先没有掌握的,但到底是真是假,还需要找到金某才能核实。”

余晖中,江伟握紧了装满卷宗的文案袋,又坐进了车里。这一天,平淡且平常,但江伟说,这么多年来,他初心未改,他的工作信条就是将心比心地把百姓的事儿当做自己的事儿,努力办好每一个案子。

## 表情:成长

### 孙杨: 时间雕刻的模样

新华社 岳冉冉 褚怡 杨牧源

冬日15:20,昆明海埂体育训练基地冷风无迹,冬樱花树上爬满暖阳,孙杨快步走进游泳馆。每天15:30的水中训练课,他总会提前到达。

孙杨随教练朱志根在高原已经待了1个来月,他每天的生活规律且单调:上午和下午两堂训练课,中午和晚上做康复治疗,雷打不动。

下午的阳光透过落地大玻璃填满了整个泳池,水面泛着晃眼的光。做完拉伸和热身,“大白杨”和队友们下水。每条泳道至少被3名运动员占据,他们相隔数米出发,舒展双臂,双腿用力,身后溅起一串串浪花。

队员在水里游,手握两个计时器的朱志根在岸边跟着走。除了孙杨,朱指导还得关注其他弟子。外教丹尼斯在岸边的白板上记录着训练进程,不时“咆哮”着跑起来,用丰富而夸张的肢体动作给队员做示范。

游泳馆里气温逐渐上升,岸边的人开始流汗。水中的孙杨,看不到汗水,只是在完成每组计划后,在出发点喘着气。

训练接近尾声,技术专家告诉孙杨:“还剩10个50(米)”。孙杨却说:“不对,还有12个50(米)。”对于训练量的执行,孙杨追求百分百精确,少100米都不行。

夕阳西下,游泳馆亮起灯。18时,训练结束,孙杨上岸做放松和冰敷。其他队员渐渐离场,馆里只剩下孙杨团队。治疗结束时已经19时。

人造光源把孙杨的脸庞照成了金色,他的头发愈发显黄。“别误会,我从来不染发,都是常年泡在泳池消毒水里漂黄的。”孙杨笑着说。

对于每天枯燥单调的训练,孙杨早已习以为常。他认为既然把时间花在了其中,那就把各方面做到最好。“上高原就是来雕刻细节的,我想让自己更专注。”

一直以来,孙杨对训练都有自己的态度和要求,即便一受伤。“运动员想轻轻松松没有伤痛夺冠,几乎不可能。”下水前撕掉满身膏药,理疗完再贴回去,对他来说就是家常便饭,“伤病的疼痛(让人)在水里是很难受的,因为你要每天游8000米,还得保证质量。”

孙杨把2019年比喻成“小考”,他对7月在韩国光州世锦赛上卫冕充满信心。“今年的重点是把身体保护好,我不会把压力放很重,以现在的状态练下去,跟着教练走下去,会让大家在东京奥运会上眼前一亮的。”

作为参加过三届奥运会的老将和中国游泳队队长,他说最想传递给年轻队员的是“态度”“勇气”“坚持”的力量。“在训练中,你的态度、你的专注,最终会在赛场呈现一个结果,好的结果需要时间去雕刻。”

孙杨为每年都能实现一个小目标而高兴。他说这主要跟“放下”和“不躺在过去”有关,哪怕坐拥100多块金牌。“把荣誉看太重,会陷进去,只有把荣誉转化成责任和担当,你才能有所成就、实现突破。”

孙杨说,2020年东京奥运会将是自己参加的最后一届奥运会,他很感恩背后一群人的支持,这让他能义无反顾、勇往直前。

“大家都在为我的训练、学业、生活全力以赴以赴做保障,为明年的‘大考’做冲刺。我希望用好的精神面貌和状态回报大家。”孙杨说。

19:30,孙杨关上灯,最后一个走出游泳馆。那个爱抹眼泪的少年,正在时光雕琢中日臻成熟。

海埂基地的路灯把孙杨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晚饭后,还有2个小时的康复治疗在等着他。



车门处,而邹小娟则会把餐车的窗帘拉下三分之一,这也成了夫妻俩表达挂念的“暗号”。

邹小娟在车门处接过餐包后和李翔互相“比心”

做沙发缝纫工的王富忠早上7点就来到了龙山加油站,“摩托大军”已在这里排成了长龙。6年前,他首次得知回乡免费加油的消息。

那一年,我像他们一样来这里加油,内心就感到很温暖,有机会自己也想做一点点力所能及的事情,帮助骑摩托车回家的老乡。

记得骑2个小时就一定要停下来休息下,不然会犯困的!

——志愿者王富忠

我们夫妻俩买票回家要花费800多元,骑摩托车回家,有免费加油的服务,只用花200多元。

——打算骑摩托车回老家广西河池的韦先生